



### 春衫記

桃紅柳綠，新芽吐翠，湖水蕩漾，紅掌清波，這滿眼春色，偏遇濛濛煙雨，江南的4月，這如詩如畫的季節，美哉！

我徜徉在揚州的瘦西湖公園，和香港的40名中學生一起感受這江南之春。或許是落雨的緣故，空氣有些涼，我下意識地繫了緊衣領的拉鍊，將「倒春寒」早早擋住，心裏一陣慶幸：幸虧一早出門穿得厚實。而學生們卻是穿得「百花齊放」：有牛仔褲配白襯衫的；有紅嫩的短褲配短袖T恤的；還有薄薄的卡其褲配着運動衫……這麼多青春的面孔，洋溢着燦爛的笑容，在楊柳依依的堤岸邊，在櫻花盛開的亭子前。他們或是打開嬉戲，或是駐足沉思，或是獨處凝視，這是多麼熟悉的故事！那薄薄的春衫啊，讓我一下子想到，20年前的自己，不也是少年不識「凍」滋味嗎？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悠悠歲月，白駒過隙，曾經的年少，從草莊的詞中跨越千年。誰人沒有過才華激盪的花季雨季？誰人沒有過斜倚春的風流倜儻？誰人沒有過一生或許只有一次的見鍾情？然而，當初被「滿樓紅袖招」打動的心，在經歷了人生的風雨之後，學會了體味「當時年少春衫薄」的那份感慨萬千。

春衫薄，是那樣的完美。人生的許多美好，都是在不经意间已經到來，不經意間悄然逝去，待我們猛然驚覺，那美好的時刻就如童年少時的春日，早已是萬水千山之外。可我們依然要從容自若，堅定前行，因為，那薄薄的春衫，似永不服老的倔強，始終在我們的身前晃動，那麼有力，那麼詩意。



◆作者在揚州瘦西湖的春天裏。



### 深圳觀影 文化充電

潘明珠

深圳的速度，反映在它的快速發展和進步中，除了硬件、新型大樓及特色建築物之外，看它的文化藝術拼圖，真是愈來愈豐富和精彩。

周末約姐姐一起去深圳走走，竟像出席電影節般，連看了兩齣關於個人成長的電影。一是話題不斷的《熱辣滾燙》，一是《周處除三害》。前者是由賈玲自導自演的自傳式電影，開始時她飾演的大肥妹樂瑩因為性格不喜與人接觸溝通，畢業後宅家多年，無所事事，但她的善良，遭人「利用」，妹妹想把她唯一擁有的樓房轉名，她結識了拳擊教練吳坤，並暗中幫他付費換取參加拳賽的機會，希望「男友」可實現夢想，「贏一次！」可惜，命運卻幾番作弄她，她的善良反被「嘲笑」，在這樣的生活重重創傷下，她會如何為自己「贏一次」呢？賈玲於訪問中曾回應多次，影片不是講減肥的故事，而是要勇敢地做自己，愛自己的故事。看到片末，主角以飄逸長裙，充滿自信地望著大海，我確信這是對女性有極鼓舞作用的電影。



◆《周處除三害》劇照。

我們看了另外一齣男性陽剛劇《周處除三害》，此電影中文名改得好，化用了古代《晉書·周處傳》中「周處除三害」的典故，讓觀眾在現代情境中聯想反思。影片中由阮經天飾演的陳桂林，是一個逃犯，身形魁梧，槍法準確，殺人橫行狠毒，他也像古時的周處，想在人們心中留一個好名聲，於是痛快淋漓地殺了兩大通緝犯（亦算為民除害了），從他解救被壓迫的女子小美，亦可見其人性中的善並未完全泯滅，在整個過程中，主角就是給自己的一次療愈洗禮；古時周處斬殺猛虎孽蛟後，他自己也浪子回頭、改邪歸正，才達至三害皆除。但這個現代版，則能引發人們對善與惡有更多層次的思考。演員阮經天演出了主角人物強韌的生命力，影評人讚賞其運用鏡頭和電影語言呈現暴力美學。的確如是，此電影的音樂、節奏、聲影感官之掌握很到位，令觀眾看得神經緊，到了結尾，即大快人心。

現在深圳的福田、羅湖、南山和寶安4個區，每逢周末，多家影院放映多元藝術電影，為市民帶來更多個性化觀影選擇，深圳都市文化氛圍濃，周末一行，就可多作文化充電了。



### 金庸學研究展望

潘國森

西方文學理論將文學研究粗略分為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兩大範疇。內部研究專注在作品本身，外部研究則涵蓋作品以外的所有方面，包括作者生平經歷和創作時空背景等等。「金學研究」的提法已被作者否決，「金庸小說研究」又似局限於內部研究，筆者提出的「金庸學研究」應該比較妥當。金庸小說的文學成就屬於第一流水平，已經無可爭議。但是過去這些膾炙人口的作品間有被歸類為「通俗文學」（或流行文學 Popular Literature）而不能達到所謂「嚴肅文學」或「純文學」的級數。金庸小說絕不「通俗」，實是非常典雅，對大部分讀者來說算是十分深奧，卻能雅俗共賞。「嚴肅文學」只反映作者的創作態度，縱使構思和下筆都很嚴肅，與作品的成就卻沒有必然關係。嚴肅地寫也可以寫得差劣，輕佻地寫也可以得出典雅的文章。此外 Popular 還可以解作「受歡迎」，若以金庸小說 Popular 而低偏其文學價值，難道 Unpopular（不歡迎）才是「純文學/嚴肅文學」的必要條件？若以法語的 Belles-lettres 與「純文學」對應，這法語詞既解作美麗

的、美好的，拿來形容金庸小說再合適不過。說到金庸學研究的後續發展，筆者預期外部研究將會更興旺發達。內部研究則是「考證派」的天下，畢竟從文學鑑賞的角度去評金庸小說已難有新意。金庸小說之「深奧」，緣於作者將中國傳統儒釋道三家思想融入書中人物情節，借小說中諸色人等的口去引用不同經典時，都甚少說明出處。因此「金庸學考證派」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廣大讀者找出作者引經據典的原文及其意趣所在。

筆者可以自封為「金庸詩詞文學」的狀元！因為小說中出現過的詩詞都評論得八八九九，後來者在「量」很難超越潘國森。建議可以鉤沉《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出現的全真教相關的詩歌，以補潘國森的遺漏。此外「金庸勘誤學」亦要「推倒重來」。筆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挑出修訂二版《金庸作品集》的錯誤供作者參考，世紀新修版有參考過筆者的勘誤表。現在「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西方文學理論認為作品的本身不是作者說了算，而是讀者的感受說了算），新修版若有任何錯誤都無法再改正。勘誤要重新開始！



### 踏青

踏青，也叫「踏春」，其字面意思，即「腳踏青草」。

久居樓上。關門時，冬還未去；推開窗，春綠已顯。

早就想出去踏青了，只因工作繁忙瑣事纏身，遲遲未行動。上周六，同事穆靜把她兒智尚送到我家，找我輔導寫作。小傢伙開始有點拘束，後來發現是個「自來熟」。我帶他和大兒子梓航一道，去了兒子讀過的那所小學。

通往學校的水泥路，是在農田中鋪成的，寬敞平坦。路兩邊還是農田。有的地塊栽上了桃樹，有的還在種菜。前行沒多遠，二三百米外的插楊林中，傳來一陣急促的「咯咯」聲。那聲音像是受到了驚嚇，撕裂空氣撞過來，有些刺耳和尖銳，但很清晰。我在農村長大，山上偶有野雞出沒，識得其聲。兩個小傢伙年齡尚小，聽得一頭霧水。我告訴他們，那是野雞在叫。

學校外面，西側和南側，被整成了十數個正方形、長方形菜園。裏面的菠菜、油菜或嫩綠或濃綠，一片片凸在地上。靠西那一片，長寬都不下20米，種出的菜，足夠學校裏的老師吃很長時間。南側的菜園，是一個個正方形連成的。校園嘛，是需要綠色點綴的，但不一定非得全是純粹的花花草草。種些蔬菜，有綠有花，還可做菜可勞作，更具價值和意義。

進了校園，靠近門口處的一片花草，引起了兩個小傢伙的注意。那

花，每個葉柄上有3片葉子，一棵連一棵擠在一起，這個季節已綠得緊密。我不知其名，兩個小傢伙杜撰稱「三葉草」，就姑且這麼叫吧！學校的操場嶄新、乾淨，也很開闊。智尚的活潑好動，再也藏不住了，非讓我讀秒，一口氣跑上出百米。

學校的東邊，花壇裏栽了些低矮灌木，葉子紅綠斑駁。還有一片竹林，被寒冬籠罩後剛剛復甦，尚沒打起精神。學校南側的院牆內，靠近院牆處也是一片菜園。菠菜、油菜、韭菜長得正歡。尤其那些韭菜，一叢叢豎立着，新鮮肥美，若包水餃，必是難得的餡料。離開校園。沿學校前面的大路，向東再向南，準備繞道一圈返回。正南不遠，插楊樹林枝條光禿，幾個喜鵲巢間隔幾米十幾米，築在遙相呼應的高枝上。這裏樹多，築巢的位置，可以隨便選。兩隻喜鵲蹲在樹上，忽而飛飛，活得自在。

梓航畢業時，東面的水泥路還沒修，是條土路，現早已竣工。水泥路旁依舊是農田。幾米遠處，兩大塊方正正的綠色鋪展着，有小半米高。兩個小傢伙都猜測是韭菜。離得遠看不清，我讓他倆靠近去看。他們跑過去，蹲下身瞅了又瞅，摸了又摸，還說是韭菜。我不得糾正：小麥，是小麥。智尚質疑問：「就是能磨成麵粉做燒餅的麥子麼？」我給予肯定，又補充：麥苗和韭菜遠看有些相似，靠近看還是有明顯不同的。韭菜葉片肥

厚光滑，小麥葉單薄略糙，看和摸都易區分。

分不清韭菜小麥，不是啥毛病，不必譏諷批評。沒接觸過的，不認識正常。行至大路，沿柏油路向西。濱河路兩邊，兩排四五米高的垂柳正在泛綠，一直向遠處追去。遠望，淺綠迷濛，恰如煙雨。遠處的垂柳是看不清枝條的，一抹抹鮮綠，時動時靜，守護在道路兩旁，像霧似風，如詩若畫。

我折斷一枝垂柳，兩個小傢伙看到枝上的花蕾和柳芽有些驚訝。那些花蕾，藏在嫩芽嫩葉間，約一厘米長。花蕾略彎，淺黃，一個挨着一個，每個芽點都有，被兩個小傢伙說成是「像香蕉樣的東西」。輕輕擰掉花和芽，一手捏住後段，一手在前面幾厘米處稍稍旋轉，拿捏着力道，將皮和裏面的「木棍」分離。然後用隨身攜帶的刀片，兩三厘米一截割斷。

由細頭向粗頭，把木棍一頂一抽。留下樹皮，捏扁細端，掐掉最前幾毫米表皮，使之適度變薄。送入口中，輕輕一吹，哨聲響起時，兩個小傢伙才如夢方醒，立馬驚喜起來。

宋·蘇轍在《踏青》詩中曰：「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我在北方小鎮，周邊無江但有河。沿着柏油路，伴着其南的大河，陪着兩涉世未深的孩子踏青，有往來車輛見證，一樣「東風陌上驚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



### 首次公益速寫肖像

余似心

我參與的一個畫會，最近在西港城舉辦免費寫生活動，作為對香港藝術月的支持。4天活動，師兄師姐都踴躍報名做「義工」，我考慮了一段時間，也壯着膽子報了首天的最後一個時段。那天我特意早點到場，原意是偷師，剛到便見擠滿了拿着號碼的等候者，師兄師姐都忙於揮筆。怎知會長見我到來，立即問我可否即時幫忙，如此一坐，三四小時內，便一個接一個地為7位人士畫了速寫肖像，直至場館關門，仍有多位市民未能如願。

也不知自己哪來的精力，連續幾個小時在繪畫一點也不覺累，且愈畫愈起勁。每位接過畫作的市民都高興地連番道謝，還跟我合照，無論是出於禮貌或真誠喜歡，這都是我動力的來源。

說實話，這是我首次的「街頭」肖像速寫，這樣的「考驗」，我一直沒有信心。記得多年前西九文化區未落成仍是個公園時，可讓大家申請在園內替遊人繪畫和演唱，我和畫友就食

着玩帶了作品去申請「牌照」，居然兩個牌都成功了！可是信心不足，續牌了兩年，一次獻藝也不敢！現在想來實在失禮，也平白浪費了機會。踏出第一步就是這麼難，實在感謝畫會是次安排，若不然我可能一生都不敢嘗試，多年習畫的努力就一直埋藏。完成後那份心情實在興奮，信心像汽車注滿了汽油般充實！

人生有許多的第一次，是否勇於踏出去只是一個念頭，這一步可能從此便改變了自己的一生，甚至也許會帶來更多的第一次和不同的成功。和大家一起分享這經驗，是我想勸在抉擇中徘徊、在顧慮中怕輸、在擔憂中掙扎的讀者。未曾嘗試怎知成果？就算失敗了也知道從哪裏再努力！



◆公益速寫肖像現場。



### 微短劇的藍海與責任

狸美美

看到個新聞，有點感慨。講的是「網絡微短劇」異軍突起，成了新的風口。「微短劇」，也稱「小程序劇」，顧名思義，它比所有形式的劇集都還要短，每集只有1至2分鐘，每套劇100集左右，盈利模式上完全摒棄了平台採購再廣告分賬的傳統體系，轉而採用依託小程序的用戶付費觀看的吸金模式。

據媒體報稱，去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為374億元，同比增長268%，預計今年的市場規模將超過500億元。500億是什麼概念？去年一整年，中國電影的總票房也才549億元。據說如今的橫店已經變成了「豎店」，因為微短劇都是配合滑手機而採用豎屏拍攝，影視城裏微短劇攝製組的聲勢已超過傳統影視。

體量龐大，增速驚人，但流量數據有多神話，背後隱藏的信息就有多少令人擔憂。盈利不靠廣告純靠付費，就意味着內容要足夠「過硬」，但這裏的過硬並不是指內容質量的優秀，而是指內容產生的黏性要足夠強，俗稱「成癮」。而「投其所好」自然是最重要的成癮密碼。那麼，這個「好」是什麼？「其」又是誰？同樣是拜付費觀看的全新盈利模式所賜，微短劇的內容製作方第一次繞過了作為中間商的視頻平台監管和以中產和都市為主流的平台品味選擇，

直接面對了受眾的「原始喜好」。於是，一個以往被忽略了的下沉市場的真正需求被呈現了出來——

與其他類型的劇集相比，微短劇從形式到內容上的特點都非常明顯：比短視頻還要短，耐心只有1分鐘。劇情十分簡單，人物非常臉譜，反轉多如牛毛，「開筆」一秒都不能有。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反日常，「一夜暴富」、「男女瑪麗蘇」、「逆襲開掛」、「天外救星」、「黑吃黑」、「復仇反殺」等主題最受歡迎。極盡的短、快、爽，主打一個不費腦又上頭，以獲得比普通短視頻更快速翻身的多巴胺。

看似「沙雕」，實則是加大劑量的忘憂解。而為這些「重藥」付費的，正是以學生、鄉鎮青年以及農民工階層為主體的三線以下城市的下沉市場。他們的生活更壓抑，精神更苦悶，上升更困難，自身條件限制下，他們也更難自我救贖。而微短劇，正是一個更簡單粗暴地可以釋放委屈和情緒的途徑，尤其是那些反日常的內容，正是他們最想要、生活中不太可能實現的。

500億市場，不止是黃金遍地的新賽道，更是一個階層尤其是青年的殘酷青春物語。

而這時，作為社會也好、資本也好，其實都應該肩負起一些責任，盡可能地生產優質內容以帶動、指引、托舉起這些年輕人，為他們帶來希望。而不是為了逐利，一味迎合乃至放大那些無聊更會反噬的東西，讓他們沉迷、沉淪以致最終淹沒在無望之中。



### 真我與交友

在新世代女演員中，我最喜歡馬思純。倒不是其他女演員不好，而是馬思純身上具有一種難以自控的野性，以至於隨着她情緒的變幻莫測，連她的體重也忽高忽低。最終，她不可遏地抑鬱了。如果我們把自然看成是一種好的審美標準，就像羅蘭巴特更喜歡非專業的照片那樣，我們就會喜歡馬思純。

在巴特看起來，大眾攝影代表着作品擁有更多未被意識和未被掌控的東西，以至於在旁人觀看這些照片時，這照片因為毫不修飾就自然擁有價值。這當中既包括好的，也包括壞的。尤其是那些瑕疵，在未來也許成了好的。這誰知道呢？我們人類對於好壞的標準向來都變來變去。無非是時代變化了，標準也在跟着變化。這讓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爾諾，她因為用質樸的語言談論男女問題而贏得讚美。可是，我忽然就想到，她和所有諾貝爾獎獲得者一樣，寫作這些文字的時候早已過去了許多年。也就是說，在很久之前她就成為她愛好的志趣，並不是當前的志

趣。她在當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件事只能說明她在很久以前就關注的事現在成了大家關注的對象，她因而被證明是具有先見之明的。但這種時代性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僅僅是文化需求的當面性決定的。具體到當前，一種有關於男性和女性的正當性都需要被證明的互聯網時代，持有客觀立場的艾爾諾就恰逢其時了。

她是如何表達真實的男女呢？她有一部描寫父親的短篇《一個男人的位置》，記錄有這樣一件有些粗俗的事，即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鄉村女性，為了方便總是站着尿尿。這種既羞恥又不可宣之於口的事涉及性的禁忌，但她寫出來了。我們在看的時候，在詫異之餘，會發現這個小小的細節正代表她寫作的特點。即，她的紀實性語言，決定於她想要真實記錄那個時代真實發生的一切，她所關注的每個性別也都因此而變得正當。因為作者不偏不倚地介紹了他們。

三百年前就遇到過。在《懺悔錄》當中，他發現，當他想要結交一個人或者給某人留下好的印象時，往往就把此人得罪了。因為他沒有奉承對方，而是真實地說出自己對他的認識。沒有人喜歡評判式的被重視。這代表他的缺陷也被展露了。所以，重視本身是不能贏得感情回饋的。只有絕對的欣賞才能贏得愛。這個似曾相識的社交倫理似乎並非僅僅發生在盧梭生活的十七世紀。我們現代人也一樣。人人都希望在別人眼中是完美的。這種完美最好是自然展現出來的，如果不能，有點加工也無妨。可見，在期待被肯定和個人判斷之間向來都存在矛盾，並且，從古至今，它都在破壞我們的人際關係。尤其在互聯網帶來的巨大曝光面前，人性當中的惡都加倍放大地表達了，我們與人交往也就更加謹慎了。可在自然作為倫理標準的情況下，或許我們在交友的時候應當對面而深刻地了解一個人，並寬容地對待對方。因為真正的朋友，正是在被完全了解和認識之後，還願意跟我們做朋友。但第一步，自然是寬容。